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现代西方哲学 十五讲

张汝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现代西方哲学

十五讲

张汝伦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1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ISBN 7-301-06024-6

I . 现… II . 张… III . 哲学-西方国家-现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2038 号

书 名: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

著作责任者: 张汝伦

责任编辑: 王立刚

标准书号: ISBN 7-301-06024-6/B·024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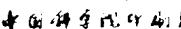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6.125 印张 42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编审委员会

编审委员会主任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委员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生物学家)

刘中树(吉林大学校长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教授 文学理论家)

张岂之(清华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原西北大学校长)

董 健(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教授 戏剧学家 原南京大学副校长)

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历史学家 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叶 朗(北京大学艺术系主任 教授 美学家 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作家)

赵敦华(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教授 哲学家)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教授 文学史家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原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执行主编

温儒敏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 总序

本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 16 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教材。全套计划出版 100 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批 42 种在 2003 年内出版。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教材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来自全国的五十多位各学科领域的权威学者主持各专题教材的撰写。目前为止，这是国内通识类大学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者阵容最强的一套教材。

本系列教材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适应新世纪的大学生所要求的“通识”。这是为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和学分制改革而设计的，是大学本科的教科书；同时又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的需求。

素质教育正成为当今大学教育的趋势。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有的学校称之为“全校性通选课”或“公选课”）的内容与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的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如清华、北大规定所有的理工科学生必须选修

一定学分的外专业课程和属于通识修养范围的公共课程，其中又规定，人文艺术类课程和社会科学类课程必须占有相当的比例；同样，文科的学生也必须选修一定学分比例的理科课程。在北京大学，每学年开设的面向全校的“通识课”就有七八十门，几乎涉及文理科所有主要的领域。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一的规划，到底应该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缺少通盘的考虑；课程不正规，没有相对的稳定性，往往因人设课，或者以一般性的讲座代替上课；课量不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教育的教材，有的只好用专业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的效果。一般说来，综合性大学这方面的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没有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这些年来，各地也陆续出版过一些面向素质教育的教材，但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到底应当如何建设好通识课，使之真正能纳入正常的教学系统，并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是许多学校的师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从 2000 年开始，由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发起，联合了本校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师，经过广泛的调查，并征求许多院校“通识课”主讲教师的意见，提出要策划一套“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这项建议得到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的支持，并由他牵头，组成了一个在学术界和教育界都非常有影响力教材编审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有效地联合了全国许多重点大学，协力同心来做成这套大型的系列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历来以出版高质量的大学教科书闻名，由北大出版社承担这样一套多学科的大型系列教材的出版任务，也顺理成章。编写出版这套教材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

充分整合和利用全国各相关学科的教学资源，通过系列教材的编写、出版和推广，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贯彻到通识课知识体

系和教学方式中,使这一类课程的学科搭配结构更合理,更正规,更具有系统性和开放性,从而也更方便全国各大学设计和安排这一类课程。

2001年底,这套通识课系列教材的第一批课题确定,共42种。选题的确定,主要是考虑大学生素质教育和知识结构的需要,也参考了一些重点大学的相关课程安排。课题的酝酿和作者的聘请反复征求过各学科专家以及教育部各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意见,并直接得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支持。第一批选题的作者当中,有一部分就是由各大学推荐的,他们已经在所属学校成功地开设过相关的通识课程。令人感动的是,虽然受聘的作者大都是各学科领域的顶尖学者,不少还是学科带头人,科研与教学工作本来就很忙,但多数作者还是非常乐于接受聘请,宁可先放下其他工作,也要挤时间保证这套书的完成。学者们如此关心和积极参与素质教育之大业,应当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这套系列教材的内容和形式都充分考虑到通识课教学的特点。我们注意到通识课既然是一种课程,就不能等同于一般的讲座,要有一定的知识系统,有相对独立的学科范围和专业性,但又不能讲成专业课,也不能只是将专业课压缩或简化。重要的是能适合本专业之外的一般大学生,深入浅出地传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扩展学术的胸襟和眼光,进而增益学生的人格素养。编写这类教材要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把学问真正做活了,其难度不下于写专著。因此对这套教材作者的要求很高。所幸我们所邀请的大都是那些真正有学术建树,有良好的教学经验,又能将学问深入浅出地传达的重量级学者,是“大家”讲“通识”,质量是有保证的。本系列教材策划的意图就是要精选名校名牌课程,实现各大学教学资源共享,让更多的学子能够通过这套教材,亲炙名家名师课堂。希望能从各大学继续物色那些受学生欢迎、已经比较成型的通识课教材(或讲稿),加盟本教材系列。

下面,再就本教材的特色与使用,做几点说明:

这套系列教材的每一本都是根据通识课的课时和授课对象的特点,设计为 15 讲,正好讲一个学期,大约也就是 15 次,每周一次 2 课时。

本系列教材主要是供全校性选修课使用的,拟想读者就是一般大学本科的学生,充分考虑到“通识”的特点,不是简单的专业课的缩写版,但又区别于坊间一般的流行科普读物。

本系列教材符合教学的基本要求,讲求知识的相对稳定性,有一定的系统,重点突出,内容和章节明晰,深入浅出,又能适当接触学科前沿,引发不同专业学生的跨学科思考和学习的兴趣。

本系列教材大都有意采用“学术讲座”的风格,适当保留讲课的口气和生动的文风,有“讲”的现场感,比较亲切、有趣,有可读性,更适合通识教学,同时也更能吸引社会上的一般读者。

为便于教学,教材的每一讲要求设计有思考题、知识点和适合非本专业扩展阅读的基本参考书目。

建议各大学开设通识课时,指定学生选用和阅读本系列教材中相关的教材,教员上课可以参照采用本教材的框架和基本内容,再加补充发挥;或者预先指定学生阅读本教材与相关的材料,上课时组织学生专题讨论;也可以把本教材作为参考教材。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也许只是提供探讨通识课教学的一个平台。若条件容许,本教材编审委员会和北大出版社可以围绕教材使用和教学方法的研讨,组织相应的教学培训研讨班。

本系列教材每一本的书名一律冠以“十五讲”,有意形成一种系列出版物鲜明的特色,一种图书品牌。

当然,我们更希望这套教材的出版能有效地促进全国各大学的素质教育和通识课的建设,从而联合更多的学界同仁,一起来努力营造一项宏大的文化教育工程。

目 录

《大学素质教育通识课系列教材》总序

..... 本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1)

第一讲 导论 (1)

-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 (1)
- 二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5)
- 三 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9)
- 四 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 (17)
- 五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状况 (21)
- 六 若干方法论原则的说明 (26)

第二讲 现代西方哲学的先驱 (30)

- 一 叔本华 (30)
- 二 意志与现象 (32)
- 三 祁克果 (44)

第三讲 现代西方哲学的开拓者:尼采 (59)

- 一 尼采其人 (60)
- 二 尼采的早期思想 (62)
- 三 权力意志 (65)
- 四 人和超人 (68)
- 五 重估一切价值 (72)
- 六 永恒轮回 (76)

第四讲 柏格森 (80)

- 一 柏格森哲学的出发点 (82)
- 二 直觉的意义 (87)

三	物质与记忆	(89)
四	柏格森哲学的实践特性	(93)
五	道德和宗教	(95)
第五讲	狄尔泰	(100)
一	狄尔泰与其时代	(100)
二	生命哲学和精神哲学	(104)
三	知识论与描述心理学	(109)
四	释义学转向	(113)
五	世界观学说	(121)
第六讲	三个实用主义哲学家	(129)
一	皮尔士	(129)
二	威廉·詹姆斯	(137)
三	约翰·杜威的哲学	(145)
第七讲	分析哲学的开山	(160)
一	弗雷格	(161)
二	罗素	(166)
三	维也纳学派	(178)
第八讲	维特根斯坦	(188)
一	维特根斯坦其人	(188)
二	最重要的	(191)
三	语言与世界	(194)
四	非本质主义转向	(198)
五	语言游戏	(201)
六	驳斥私人语言	(203)
七	常识—世界图式	(206)
八	哲学观	(211)
第九讲	四个分析哲学家	(218)
一	赖尔	(219)
二	奥斯丁	(225)
三	斯特劳森	(230)

四 奎因	(236)
第十讲 胡塞尔	(249)
一 胡塞尔及其思想基本出发点	(250)
二 胡塞尔的早期思想	(253)
三 先验现象学	(261)
四 生活世界	(269)
第十一讲 海德格尔	(277)
一 生平与著作	(279)
二 海德格尔与政治	(281)
三 《存在与时间》	(285)
四 转向	(295)
第十二讲 萨特和梅洛-庞蒂	(307)
一 萨特	(307)
二 梅洛-庞蒂	(328)
第十三讲 伽达默尔和利科	(354)
一 伽达默尔	(354)
二 利科	(373)
第十四讲 批判理论的三个代表人物	(390)
一 霍克海默	(390)
二 阿多诺	(406)
三 哈贝马斯	(422)
第十五讲 四个法国当代哲学家	(446)
一 列维-斯特劳斯	(446)
二 巴尔特	(454)
三 福柯	(463)
四 德里达	(475)
参考书目	(490)
结束语	(502)

第一讲 导 论

- 哲学就是哲学史
-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 近代西方哲学的困境
- 现代西方哲学诞生的思想背景
-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般状况
- 若干方法论原则的说明

一 哲学就是哲学史

按照目前对哲学课程的一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是属于广义的西方哲学史范畴的。^[1]德国哲学家常说,哲学就是哲学史。这句话听上去,似乎有点学究气,又有点不太容易让人信服。因为哲学与任何其他的人类精神活动一样,讲究原创性;而“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口号,似乎是说研究哲学史就是哲学,而根本没有原创活动的地位。如果我们皮相地把哲学理解为一门普通的学科的话,上述对“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解就不可避免了。

然而,尽管哲学现在成了大学的或学术界的一个学科,但它与数学、物理或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根本不同。它不是人为地将事物的某一方面区分出来,加以“专业的”研究与思考。哲学从来就是对人类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深层次的一般思考。就此而言,哲学并不排斥什么,它也不像任何别的学科那样,有

与一般人截然无关的“专业问题”。

哲学的许多问题从表面上看极为艰深抽象，其实只不过是对人类所面对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高度提炼与抽象，像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本质与现象的问题等等，概莫能外。哲学的问题不是像几何学或分子化学问题那样的“专业问题”，而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曾是一切科学的总称，并不是因为当时科学还不发达，学科分际还不可能出现使然。而是因为当时人类还不曾像今天的人类那样，把自己的生存切割甚至限制为一个人为的极其狭小的片面。古希腊的思想家或学问家不会因为将自己研究的某一类问题作为自己的“专业”而画地为牢，将自己的身份认同为这个“专业”。对于古希腊的哲人来说，思想是他们存在的一部分，反之亦然。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总称或代表，一方面是因为古希腊人看到，在一切知识中都有哲学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一切知识问题通过哲学这门“爱智之学”与存在的问题发生关系。哲学归根结底产生于存在的问题。

因此，哲学的问题既是一般的，又是历史的。之所以是一般的，是因为哲学思考的问题虽然包罗万象，且从不拒绝特殊，但它的表述形式和结论总是一般的；并且，它关心的一些问题，如存在的意义问题，真理问题，人的自我理解问题等，都是人类恒常关心的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直接促使了哲学的产生，也使得它永远不可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取代。诚然，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代表现为不同形式的时代问题，但它们仍然有稳定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架构。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问题是不会过时的。例如，有和无，一与多的关系，现今人们对它们的思考未必比老子和柏拉图对它们的思考更深刻，老子和柏拉图的一些思想，并不只有历史的意义，而同样具有恒常的意义。

但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又是历史的。如上所述，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生存论的问题。人类的生存就是历史本身，因此，哲学的问题必然是历史的，即虽然它们具有稳定的核心内容

和基本框架,但却又是随着人类历史不断发展演变的。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问题往往有时限性,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考虑的物理学问题,现在的物理学家基本不会再考虑;换言之,这些问题已退出了物理学的视阈。但哲学问题决不是这样。哲学问题虽然有其恒常性,但却必然要在不同的人类生存的历史语境下深化、发展或变型。哲学史上每一个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都是对这些问题的丰富或改造。哲学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一般而言,都不会轻易消失。正因为如此,后现代哲学家的一些思路在前现代哲学家那里早有论及,并非多么不可思议。一个物理学家可以不学习或研究物理学史,她或他的确没有必要了解亚里士多德对物质运动的看法,但一个哲学家如不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等于放弃了相当宝贵的一部分思想资源。尽管历史上有些大哲学家,如康德或维特根斯坦,不像黑格尔或海德格尔那样对哲学史耳熟能详,了然于胸,但他们的创见却并不在于完全抛弃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恰恰在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革命性见解。他们虽然不太熟悉哲学史,但对他们面临的(哲学的)历史问题,却有超乎常人的敏感。离开相关的哲学史语境,他们的哲学革命是无法想象的;而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理解也一定会大打折扣。

总之,哲学史本身是哲学的一部分。就像人必须在历史中活动一样,人必须在哲学史中从事哲学。哲学史的学习不是普通的学习一门知识,而就是在学习从事哲学。哲学史不是在我们(从事哲学的人,不一定是职业哲学家)之外的一堆客观知识,而首先是人类的思维存在。如果哲学是人类生存活动特有的一部分的话,那么他就无法在哲学史外从事哲学,就像一个人不能在陆地上游泳一样。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是哲学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

也许有人会问,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习西方哲学(史)难道也是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考虑:既然人有中西之分,那么当然哲学也有中西之分。也许学习西方

哲学对我们确有借鉴意义,但无论如何不能是我们哲学活动本身的一部分。

可是,我们要知道,在中国传统学术形态中,本无哲学这一说。是日本近代哲学家西周首先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西文的 *philosophy* 一词。中国人在 19 世纪末从日本人那里将此译名引入中国。但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哲学”为西方文化所独有,而为其他文化所无。^[2] 西周本人也特别声明“哲学”一词与东方儒学有别。但现代中国人却不管这些,硬是把“哲学”引进了中国。这种引进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基本是在西方哲学的问题、概念、话语和分类下从事哲学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注定要和西方人一样来思考哲学问题,但至少规定了我们从事哲学活动的一些基本出发点和前提。更何况哲学的某些形式可能是西方特有的,但它最基本的问题却是普世的,为人类所共有。既然如此,既然哲学史不是特别的客观知识,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史完全可以和学习中国哲学史一样,成为我们哲学活动的一部分。例如,现代西方哲学家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固然有其发生语境的特殊性,但区分思维活动与思维内容对于任何文化背景从事哲学的人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再比如,存在的概念虽然起源于西方哲学,但早已成为我们哲学,乃至日常语言的一个基本而不可或缺的词汇。事实上,近代以来发生的中西文化全面而深刻的交流接触,使得一个原教旨或本质主义的中国文化必然只是某些人一厢情愿的虚构,而不可能实际存在或产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中西文化,或中西哲学,完全无法区分。而只是说,源自西方文化的许多东西,早已融入我们的文化与生活,成为我们传统的一部分(例如马克思主义)。我们并不因此而不再是中国人,我们产生的东西,也并不因此而不是中国的东西。哲学也同样如此。只要我们不是以学究的态度,将西方哲学作为纯粹客观知识来学,而是作为思想的资源与刺激,那么,学习西方哲学就可以是我们中国人哲学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因为我

们存在的特殊性是不会因此而丧失的；相反，却必然要制约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和接受。

因此，“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西方哲学，更有助于我们进入哲学的世界。

二 现代与现代西方哲学

然而，什么是“哲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并且是一个一直只有相似的答案，却没有一致答案的问题。每年世界上都会出一些《哲学导论》、《哲学通论》或《什么是哲学》之类的书，但任何对哲学的看法始终没有真正统一。我国学者对此的看法也不统一。按一般教科书上的讲法，哲学是“世界观的学问”。一些学者则根据 *philosophy* 一词的希腊原意，将它看作是求智慧的学问。也有些学者认为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我无意于在此提供一种新的说法。我想说的是，这些说法虽然各有不同，但都是将哲学视为人类主观活动的结果或方式，而未能看到哲学的存在论性质。

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从存在论角度来看到哲学的人。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出，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3]由此，哲学的存在论地位第一次得到了确立。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后来在引用黑格尔的这句话时说：“哲学的秘密现在被无情地揭示了。”^[4]哲学首先不是人主观的思维活动、思维形式或其结果，而是在思想中表现出来的时代。在此思想影响下，青年马克思在编辑《莱茵报》时甚至说：“哲学已经成了报纸记者”。^[5]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常常被当做他认可现状的证据来理解。可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哲学当然不是对现实或时代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时代的反思；反思就意味着批判。哲学的反思，是批判的反思，哲学所呈现的时代，是经过批判了的时代。换言之，哲学是时代的批判。这样，被许多人理解为保守甚至反动的黑

格尔哲学，却是对现代和现代性第一个真正系统深刻的批判。

其实，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开始，哲学就与其时代紧密相关。在形而上学与实践哲学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万丈深渊。形而上学语言叙述的往往是博大深邃的现实关怀。哲学问题只是时代问题曲折抽象的变形，在哲学家艰深晦涩的文字底下，却是对现实深沉的思索与批判。哲学史上的大家，无一不是对时代和人类的问题有深切的了解与关心，他们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揭示了时代的本质。柏拉图、黑格尔是这样，尼采和海德格尔也是这样。即使是皮尔士或维特根斯坦，他们的工作也与纯粹逻辑学家的工作有根本区别。他们的工作是有时代的、生存论的内容，而后者全然没有。他们的工作同样打上了时代的明显烙印。

因此，要了解一种哲学，必须了解它的时代；要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必须了解人类文明史意义上的、而不是编年史意义上的现代。这个现代，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它始于文艺复兴，一直延续至今。它的政治标志是合法国家(legal state)；经济标志是市场；社会标志是个人；意识形态标志是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在现代，人类凭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应用，凭借市场的杠杆，在地球的一部分地方，产生了空前的富足与繁荣。人类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满足。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各种社会组织层出不穷，人权与人的尊严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伸张与承认。人类似乎依靠自己的理性在不断地向着富裕、自由和幸福迈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这样来描述现代的表面特征：

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